

心灵 火花

# 影

■张金刚

一场有趣的皮影戏精彩上演。恍惚间,四周息声,满心沉寂,我开始追忆起我生命中曾经出现的那些“影”。

土坯房内那盏煤油灯是我童年的主角。每个夜里,一束细长的黑烟牵着一缕昏黄的火焰,在面前飘忽。我在小炕桌前写作业,一会儿盘着腿,一会儿长跪着,一会儿将腿伸在桌下,有时累了就躺一会儿,呆呆地看着那烟一缕缕冲向糊在屋顶的报纸,一次次熏得更黑。

旁边坐着或缝衣服或纳鞋底或剥花生的母亲,以及或抽旱烟或修农具或看闲书的父亲。一点光,将父母和我的影子投射在屋墙上,像大小三座黑黑的山。有时,我瞥见父母瞅瞅我,再瞅瞅我的影,满脸的欣慰;有时,我也瞅一眼父母,再瞅瞅父母的影,继续读书。谁也不说话,人近,心也近。

闲下来,我便吵着父亲玩手影。父亲不管有多累,总会精神十足地在灯侧坐直身子,伸长胳膊,摆弄手指,将猫、狗、兔、刺猬、孔雀投在墙上,还活灵活现地动着。我也跟着学起来。大手小手、大影小影在灯前忙活,母亲满脸笑意地观看或指挥,不觉已到吹灯睡觉的时间。

赖床的早晨,最爱猫在被窝里瞅着被阳光打亮的方格木窗发呆。太阳渐渐升高,将房前的槐树、杨树、香椿树也投影在了窗纸上,斜斜地缓缓移动。夏天,影如泼墨,晕染开来;冬天,影如线描,笔画清丽。有时树影晃来晃去,我知道起风了,更不想起。母亲使用烧火棍敲响窗棂,冲我喊:“太阳照屁股了,该起来吃饭了!”如果哪天睁开眼,窗上无影,我的心便沉了下去,因为在这土坯房内最讨厌的就是阴天。

太阳是最大的光源,也能投下最壮阔的影。炎炎夏日,我最爱追着影子寻凉。若紧着赶路,会贴着山脚、墙根、树下疾走,在山影、墙影、树影里享受片刻清凉,落汗,再跑入日光,奔向下一片影。若结伴同行,我还会调皮地猫着腰躲在他人的影里。他闪我也闪,他跑我就追;兴致来了,我踩他的“头”,他踩我的“头”,完全失了走相,完全忘了炎热,倒是有趣得很。若有闲暇,则会畅然地躲在各种影里休憩。在闪闪烁烁的树影或阴阴实实的墙影里吃饭,读书,静坐。周遭一团火,身上一片凉,这感觉如在天堂。

秋高气爽的时节,天空常会飘来大片的白云。此时,便有硕大的云影在大地徘徊,引我在忽明忽暗之中奔跑逐云。有时,会冲着云天高喊“白云等等我”,想来也真是可笑。有时,会随云奔向山风,累得瘫倒在茅草上,任凭骄傲的云将我吞没,吐出,再吞没,再吐出,不由哼唱出那句“高天流云,也晴也有阴”。

水是最美的画布,常会映出最诗意的影。水中山、水中月、水中云,自不必说,早已入诗入画。我印象最深最有趣的是村里的井中影。小伙伴们常聚在村中心的老井旁玩耍,累了就趴在井口看影,双脚翘起蹬上了天。一个个小脑袋整整齐齐地围着,井口一圈儿,井里一圈儿,在丝丝微凉中,看着影影绰绰的自己傻笑。有时会投个石子,将影儿击碎,再复圆。如今,每次回村打水,望见井中中年的我,总会心生凄凉:伙伴不知何处,影儿永不再圆。

隆冬傍晚,在什刹海闲游。此时,路边的街灯亮了,岸边的树影暗了,对岸一眼湖,再望一眼湖面,景与我对称相接,虚实共生。灯影摇曳,树影摇曳,残荷孤傲,古桥悠远,再有鸭影划

过,人影晃动,乐声荡漾,好一个京城什刹海的夜。

在北京的日子,我去过景山公园一带跑步,上班会路过历代帝王庙,那里的红墙让我着迷。历经世代沧桑的红墙,彰显着古都的气质与底蕴。这红墙不知映过多少王孙贵族、平民百姓的身影,那艳艳的红满墙的都是故事,特别是当墙边那苍劲的古槐将或密或疏的影投在红墙上时,更如是穿越般梦回明清。

四下望望,没人,我伸长胳膊,摆弄手指,在红墙上横斜交织的树影间“投放”了一只小鸟,扇动翅膀,倏地飞远;又“投放”一只猫咪,“喵”地一声爬到树梢,跃到另一枝。当然,树下、墙上还有一个自己,在天真地玩着手影,追忆着曾经的那些“影”……

诚然,影是黑暗的,永远处在光的背面,像极了生命中的冷凉。但影与光是共生共存的,有光才有影,有影必有光。那还怕什么影的孤独、冷峻、悲凉,换种心情,影亦是光的另一种表达或变奏,同样色彩缤纷,意趣盎然。

相信,有影,定有光在远处照耀。追影,就是追光,且不懈地追下去。

真情 拾贝

这些年,老了的母亲变得像个孩子,天天盼着过节。中秋、国庆刚过,便数着日历,焦急地等待元旦的到来,元旦一过,就焦急地盼着春节了。节日到,在远方工作的儿女就会回家,听着儿女的声音,看着儿女的笑脸,她的觉才睡得安稳。

期盼的日子到来当天,她会起个大早,把早已打扫干净的房间重新打扫一遍,把早已铺齐整的床铺重新整理一遍,然后拎个篮子上街。一改平日的省吃俭用,竹篮在母亲的臂弯间吱吱作响,她满脸洋溢着笑,与路上的每个行人打着招呼,满载而归。

淘米、洗菜,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,以至于见了面,母亲常向我们诉说,今天这钟走得特别慢,不会出什么毛病了吧?

9点的班车过去了,但不见儿女的身影。大概赶早车起不来,乘下一班了吧!母亲自言自语。钟敲了10下,母亲站起身,擦擦眼角,该做饭了,等会儿回来赶上吃饭,会饿坏的。母亲喝碗早上剩下的稀粥,桌上的菜凉了又热,热了又凉。

当儿女们陆续姗姗而归,母亲却没有更多的话,只在厨房间默默地忙开了。当我们兄妹从难得碰头的热烈交谈中醒悟过来,自责忽略了什么的时候,母亲已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子,并催促我们说:“快吃,趁热多吃点。”她自己却端着个碗半天不动筷子,只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们,再不多说一句话。我知道,她的千言万语已经融于那深深的目光和可口的饭菜中了。

我们每次回家都劝慰母亲,平日工作忙没工夫回家,节日我们会回家的。您也别准备什么,当心忙坏了身子。

儿女的诺言常常落空。好几次,几个月的期盼,盼得的只是儿女的一个电话:“这个节我有事,不回家了。”但母亲从没有抱怨过什么,只是期盼着下一个节日的到来,期盼着儿女们的归来。

母亲的一生就是从期盼中过来的。小时候,母亲盼着我们快快长大,她把期盼缝在一针针密密的针线中;上了学,母亲盼着我们能够成才,她把期盼藏在一声声殷殷叮咛中;而今,她的儿女长大了,却像丰满了羽毛的鸟儿,扑哧扑飞走了。于是,她盼着我们回家,无怨无悔。一个接一个的期盼构成了母亲生命的全部,也寄托着母亲对儿女的全部心愿:明理、有为、成人,那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## 母亲的期盼

■华涛

故土 感怀

## 故乡的渡船

■赵瑞芳

我家住在离县城20多里的乡下,通往城里的路有两条,一条是沿着河边弯弯曲曲的土路,另一条路在途中需经过一条河,摆渡过河到城里,时间可以节省一半,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乘坐渡船。河的中央有一块像牛的石,抬头东望,因为有了这只石牛,这个渡口就叫“石牛渡”。

为了方便村民出行,石牛村的张大伯做起了石牛渡的船老大,他在河边搭建了一间简易的石头房子,作为临时居住的地方。常年来,不论风霜雨雪还是艳阳高照,总有这么一幅图:一个老翁,头戴斗笠,手握竹竿,一只木船在荡漾的河面上缓缓地划行,张大伯历经风霜的脸上,笑起来时满是沟壑。

坐渡船的多数是附近的村民,坐的次数多了,也就慢慢熟识了,知道他性格爽朗。这片村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那个年代家家都种田,钱不容易挣,体恤的张大伯想出了一个办法:凡是坐渡船的人,可以用大米当作船费。

小时候进城可不容易,20多里的路对我来说是个挑战,但城里有楼房,还有飘着各种香味的饭店,这对我充满了巨大吸引力。可惜路太远了,我一年也去不了几次。

初中上学的时候,常要经过石牛渡。每次经过岸边,见船慢慢划过来,两岸青山倒映水中,鹅卵石平铺在水底,清澈可见,张大伯拿着一根2米多长的竹竿,自由在地撑船的场景时,我都羡慕不已。

我母亲体格娇小,每次携带一百多斤的货物来往城里坐渡船时,乐于助人的张大伯都会不厌其烦地帮她把米面、稻谷等物品从车上搬到船上,过了河再重新搬到车上,这让母亲感激不已。

随着交通工具日新月异,道路也从泥泞小道变成了宽广平坦的石子路,很多人都开始骑摩托车进城了。后来,石牛渡造了一座桥,从此渡口的那只木船一直静静地靠在岸边,看着行人车辆从桥上飞驰而过,仿佛在感慨岁月的变迁和生活的美好。

长大后的我,离家也越来越远。在外飘泊的时候,我听过渡船在江里鸣笛,看过上海外滩的轮渡,也曾坐过海上豪华的游轮旅行,但是不管身处何方,故乡的渡船却深深根植于我脑海里,熟悉又温馨,它是坐过最小的船,却承载着无法抹去的乡愁。

前几天,我特地开车去石牛渡。河中屹立不倒的石牛,还在遥看初升的太阳。张大伯住过的石头房子,依然矗立在河边,它们记载着渡口曾经的繁荣,见证着父辈们生活的不易,也记录了我从童年一路走向中年的漫漫岁月。



窗外秋色

汤青 摄

闲庭 随笔

## 立冬风冷

■潘玉毅

立冬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。有人说,立是“建始”,冬是“终了”,但我觉得冬天更像是一页薄薄的纸,在两股不同的风、不同的空气作用下,飘飘荡荡,于秋与冬两个季节之间来回徘徊,直至最终安稳下来,是为“立”。

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一样,在国人眼中,立冬是这个季节的开始。《周髀算经》有云:“四立者,生长收藏之始。”通常,一个季节的开始,往往也预示着另外一个季节的结束。于是,此时便听不见秋风声音了,风继续吹着,不过已换了一个称谓,唤作秋风,或者北风。秋雨落到此处也不叫秋雨了,改作了冬雨,也许有一天还会变成雪。

宋人仇远在立冬时写过两首即事诗,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:“细雨生寒未有霜,庭前木叶半青黄。小春此去无多日,惟有黄花不负秋。”虽然冬与秋只是一墙之隔,一夜之隔,但气温似乎要差上许多。立冬风冷,连带着雨水也生了寒意。也许此时说“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”为时尚早,但诗人总是要较寻常人来得敏感,“小春此去无多日”,这里的小

春”有可能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春天,也有可能是指南方的“十月小阳春”,但无论是哪一种,见着此语,总觉得眼前有一股融融的暖意扑入怀中来。或许,这股暖意也与这个季节的物候有关——天气虽然寒冷,草木却非无情,那满地的黄花,守着远逝的秋天,不肯入冬来——此等义气,岂不令人心暖?

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四时原有规律。在早前科技、交通还未发达的时候,反季食物并不常见,闻着冬天的气息,人们便思量着囤粮了,以免大雪封门时,出不得村去,只能干嚼馒头或者白米饭。动物们经过一秋的准备,该冬眠的都冬眠了,偶有几只不愿冬眠的,或是懒洋洋地,或是得意洋洋地,在这个降了温的世界里放肆地徜徉,一副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”的做派。鸟雀如此,猫犬如此,游鱼亦如此。

与北方的干冷不同,南方的空气有些潮湿。也正是为这个缘故,尽管南方的气温要较北方来得高,但那种湿冷的感觉比干冷更不好受。

有时,立冬也是一种盼头。民间有一句谚语:“好吃不过饺子。”立冬

之日,对于许多的北方人来说,饺子是不可不吃的。“饺”有“交”的谐音,大年三十是旧年和新年之交,立冬则处于秋天和冬天之交,由此也足见人们对于这个节气的重视。

当来自北方的风吹过黄河,吹过长江,吹到了南方,这个起源于北方的习俗竟也渐渐地成了南方的一种传统,在江南甚至江南以南更多地方的人们心中扎下了根。于是,立冬之日,家里,街角巷陌的馆子里,你都能吃到各色饺子。当饺子从锅里捞出来被摆上餐桌时,冒着腾腾的热气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让人欲罢不能。当然,立冬时节,为了补充元气和能量,人们也会适时适量地多吃一些羊肉,管它人粥还是做成羊排,吃在嘴里甚是美味。

立冬风冷,天也黑得早。明明上一刻夕阳在山,天光还是大亮的,不知不觉间就黑了下来。街上,路灯一盏盏亮起,如熟睡中的人们陡然睁开了眼睛,沿路的高楼和矮楼里,也都陆陆续续地有了光。当此时分,秋风吹尽,中宵清寒,冬天已经来临了。

风物 杂谈

## 收藏一枚红叶过冬

■马亚伟

记得学生时代,我每年秋末都要收藏一枚红叶。多数是枫叶,还有黄栌叶。我把红叶做成书签,夹到书里。有时干脆不做任何修饰,就直接把红叶夹到书里。收藏一枚红叶过冬,是我对秋天的一个回顾和交代,也是我迎接冬天的一种仪式。每次收藏好一枚红叶,我就像完成某种仪式一样,心怀虔诚,然后安然笃定地走向下一个季节。

季节转换之时,我们总是用某些仪式来表达一种微妙而特殊的心情,好比到了某个路口,总会朝着下一站的方向眺望。在我看来,红叶是季节馈赠给人们最后一抹鲜艳的色彩,是大自然的神秘而美丽的礼物,所以一定要郑重地收藏起来。

红叶有多种,不少草木的叶子到深秋都会变红。我以为红叶之所以有特殊意义,是因为它经过秋霜考验,颜色可以经久保持。相对来说,绿叶离开母株很快就会变黄,而黄叶极脆、易碎。只有红叶是坚韧顽强的,她以火一般燃烧的姿态,唱响了季节深处的骊歌,悲壮而昂扬,绚烂而悠然。

所有的红叶中,我最喜欢枫叶。枫叶是晚秋的代言人,是传递冬之消息的信使。枫叶的外形很美,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花看。精巧别致的枫叶,像一个个神秘而神奇的图案,彰显着深秋的大气和爽朗。一枚枫叶,像花瓣绽开;如果是满树枫叶,就更加壮观了;如果树叶相连,枫叶红得铺天盖地,那简直可以算是震撼了。

如果没有枫叶,黄栌叶也是好的。黄栌的叶子是椭圆形的,红了之后酷似枫叶。很多人分不清枫叶和黄栌叶,这也难怪,因为它们虽然外形有差异,但气质却是相同的。

朔风呼啸,冬夜漫漫。手捧一杯暖暖的茶,在袅袅茶香中打开一本书,一枚红叶从书页中跳出来,霎时便觉得寒夜多了几分暖意。收藏一枚红叶过冬,让我在季节的路口多了期盼和憧憬。